

第 八 十 四 回

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

话说智伯名瑶，乃智武子踈之孙、智宣子徐吾之子。徐吾欲建嗣，谋于族人智果曰：“吾欲立瑶何如？”智果曰：“不如宵也。”徐吾曰：“宵才智皆逊于瑶，不如立瑶。”智果曰：“瑶有五长过人，惟一短耳。美须长大过人，善射御过人，多技艺过人，强毅果敢过人，智巧便给过人，然而贪残不仁，是其一短。以五长凌人，而济之以不仁，谁能容之？若果立瑶，智宗必灭！”徐吾不以为然，竟立瑶为适子。智果叹曰：“吾不别族，惧其随波而溺也！”乃私谒太史，求改氏谱，自称辅氏。

及徐吾卒，瑶嗣位，独专晋政。内有智开、智国等肺腑之亲，外有絺疵、豫让等忠谋之士，权尊势重，遂有代晋之志，召诸臣密议其事。谋士絺疵进曰：“四卿位均力敌，一家先发，三家拒之。今欲谋晋室，先削三家之势。”智伯曰：“削之何道？”絺疵曰：“今越国方盛，晋失主盟，主公托言兴兵与越争霸，假传晋侯之命，令韩、赵、魏三家各献地百里，率其赋以为军资。三家若从命割地，我坐而增三百里之封，智氏益强，而三家日削矣。有不从者，矫晋侯之命，率大军先除灭之，此‘食果去皮’之法也。”智伯曰：“此计甚妙！但三家先从那家割起？”絺疵曰：“智氏睦于韩、魏，而与赵有隙，宜先韩次魏，韩、魏既从，赵不能独异也。”

智伯即遣智开至韩虎府中，虎延入中堂，叩其来意。智开曰：“吾兄奉晋侯之命，治兵伐越，令三卿各割采地百里入于公家，取其赋以充公用。吾兄命某致意，愿乞地界回复。”韩虎曰：“子且暂回，某来日即当报命。”智开去，韩康子虎召集群下谋曰：“智瑶欲挟晋侯以弱三家，故请割地为名，吾欲兴兵先除此贼，卿等以为何如？”谋士段规曰：“智伯贪而无厌，假君命以削吾地，若用兵，是抗君也，彼将借以罪我，不如与之。彼得吾地，必又求之于赵、魏。赵、魏不从，必

相攻击，吾得安坐而观其胜负。”韩虎然之。次日，令段规画出地界百里之图，亲自进于智伯。智伯大喜，设宴于蓝台之上，以款韩虎。饮酒中间，智伯命左右取画一轴，置于几上，同虎观之，乃鲁卞庄子刺三虎之图。上有题赞云：“三虎啖羊，势在必争。其斗可俟，其倦可乘。一举兼收，卞庄之能！”智伯戏谓韩虎曰：“某尝稽诸史册，列国中与足下同名者，齐有高虎，郑有罕虎，今与足下而三矣。”时段规侍侧，进曰：“礼，不呼名，惧触讳也。君之戏吾主，毋乃甚乎？”段规生得身材矮小，立于智伯之旁，才及乳下。智伯以手拍其顶曰：“小儿何知，亦来饶舌！三虎所啖之余，得非汝耶？”言毕，拍手大笑。段规不敢对，以目视韩虎。韩佯醉，闭目应曰：“智伯之言是也。”即时辞去。智国闻之，谏曰：“主公戏其君而侮其臣，韩氏之恨必深，若不备之，祸且至矣。”智伯瞋目大言曰：“我不祸人足矣，谁敢兴祸于我？”智国曰：“蝼蚁蜂蚕，犹能害人，况君相乎？主公不备，异日悔之何及！”智伯曰：“吾将效卞庄子一举刺三虎，蝼蚁蜂蚕，我何患哉！”智国叹息而出。史臣有诗云：

智伯分明井底蛙，眼中不复置王家。

宗英空进兴亡计，避害谁如辅果嘉？

次日，智伯再遣智开求地于魏桓子驹，驹欲拒之。谋臣任章曰：“求地而与之，失地者必惧，得地者必骄，骄则轻敌，惧则相亲，以相亲之众，待轻敌之人，智氏之亡可待矣。”魏驹曰：“善。”亦以万家之邑献之。智伯乃遣其兄智宵，求蔡皋狼之地于赵氏。赵襄子无恤衔其旧恨，怒曰：“土地乃先世所传，安敢弃之？韩、魏有地自予，吾不能媚人也！”智宵回报，智伯大怒，尽出智氏之甲，使人邀韩、魏二家，共攻赵氏，约以灭赵氏之日，三分其地。韩虎、魏驹一来惧智伯之强，二来贪赵氏之地，各引一军，从智伯征进。智伯自将中军，韩军在右，魏军在左，杀奔赵府中，欲擒赵无恤。

赵氏谋臣张孟谈预知兵到，奔告无恤曰：“寡不敌众，主公速宜逃难！”无恤曰：“逃在何处方好？”张孟谈曰：“莫如晋阳。昔董安于曾筑公宫于城内，又经尹铎经理一番，百姓受尹铎数十年宽恤之恩，必能效死。先君临终有言：‘异日国家有变，必往晋阳。’主公宜速行，不可迟疑。”无恤即率家臣张孟谈、高赫等，望晋阳疾走。智伯勒二家之兵，以追无恤。

却说无恤有家臣原过，行迟落后，于中途遇一神人，半云半雾，惟见上截金冠锦袍，面貌亦不甚分明，以青竹二节授之，嘱曰：“为我致赵无恤。”原过追上无恤，告以所见，以竹管呈之。无恤亲剖其竹，竹中有朱书二行：“告赵无恤，余霍山之神也。奉上帝命，三月丙戌，使汝灭智氏。”无恤令秘其事。行至晋阳，晋

阳百姓感尹铎仁德，携老扶幼，迎接入城，驻扎公宫。无恤见百姓亲附，又见晋阳城堞高固，仓廩充实，心中稍安，即时晓谕百姓，登城守望。点阅军器，戈戟钝敝，箭不满千，愀然不乐，谓张孟谈曰：“守城之器，莫利于弓矢，今箭不过数百，不够分给，奈何？”孟谈曰：“吾闻董安于之治晋阳也，公宫之墙垣，皆以荻蒿桮楚聚而筑之，主公何不发其墙垣，以验虚实？”无恤使人发其墙垣，果然都是箭杆之料。无恤曰：“箭已足矣，奈无金以铸兵器何？”孟谈曰：“闻董安于建宫之时，堂室皆练精铜为柱，卸而用之，铸兵有余也。”无恤再发其柱，纯是练过的精铜，即使冶工碎柱，铸为剑戟刀枪，无不精利，人情益安。无恤叹曰：“甚哉，治国之需贤臣也！得董安于而器用备，得尹铎而民心归，天祚赵氏，其未艾乎？”

再说智、韩、魏三家兵到，分作三大营，连络而居，把晋阳围得铁桶相似。晋阳百姓，情愿出战者甚众，齐赴公宫请令，无恤召张孟谈商之。孟谈曰：“彼众我寡，战未必胜，不如深沟高垒，坚闭不出，以待其变。韩、魏无仇于赵，特为智伯所迫耳，两家割地，亦非心愿，虽同兵而实不同心，不出数月，必有自相疑猜之事，安能久乎？”无恤纳其言，亲自抚谕百姓，示以协力固守之意。军民互相劝勉，虽妇女童稚，亦皆欣然愿效死力。有敌兵近城，辄以强弩射之，三家围困岁余，不能取胜。

智伯乘小车周行城外，叹曰：“此城坚如铁瓮，安可破哉？”正怀闷间，行至一山，见山下泉流万道，滚滚望东而逝，拘土人问之，答曰：“此山名曰龙山，山腹有巨石如瓮，故又名悬瓮山。晋水东流，与汾水合，此山乃发源之处也。”智伯曰：“离城几何里？”土人曰：“自此至城西门，可十里之遥。”智伯登山以望晋水，复绕城东北，度了一回，忽然省悟曰：“吾得破城之策矣！”即时回寨，请韩、魏二家商议，欲引水灌城。韩虎曰：“晋水东流，安能决之使西乎？”智伯曰：“吾非引晋水也。晋水发源于龙山，其流如注，若于山北高阜处，掘成大渠，预为蓄水之地，然后将晋水上流坝断，使水不归于晋川，势必尽注新渠。方今春雨将降，山水必大发，俟水至之日，决堤灌城，城中之人，皆为鱼鳖矣。”韩、魏齐声赞曰：“此计妙哉！”智伯曰：“今日便须派定路数，各司其事。韩公守把东路，魏公守把南路，须早夜用心，以防奔突。某将大营移屯龙山，兼守西北二路，专督开渠筑堤之事。”韩、魏领命辞去。智伯传下号令，多备锹钬，凿渠于晋水之北，次将各处泉流下泻之道尽皆坝断，复于渠之左右筑起高堤，凡山坳泄水之处，都有堤坝。那泉源泛溢，奔激无归，只得望北而走，尽注新渠。却将铁枋闸板渐次增添，截住水口，其水便有留而无去，有增而无减了。今晋水北流一支，名智伯渠，即当日所凿也。一月之后，果然春雨大降，山水骤涨，渠高顿与堤平。智伯使人决

开北面，其水从北溢出，竟灌入晋阳城来。有诗为证：

向闻洪水汨山陵，复见壅泉灌晋城。

能令阳侯添胆大，便教神禹也心惊。

时城中虽被围困，百姓向来富庶，不苦冻馁，况城基筑得十分坚厚，虽经水浸，并无剥损。过数日，水势愈高，渐渐灌入城中，房屋不是倒塌，便是淹没，百姓无地可栖，无灶可爨，皆构巢而居，悬釜而炊。公宫虽有高台，无恤不敢安居，与张孟谈不时乘竹筏，周视城垣。但见城外水声淙淙，一望江湖，有排山倒峡之势，再加四五尺，便冒过城头了。无恤心下暗暗惊恐。且喜守城军民昼夜巡警，未尝疏忽，百姓皆以死自誓，更无二心。无恤叹曰：“今日方知尹铎之功矣！”乃私谓张孟谈曰：“民心虽未变，而水势不退，倘山水再涨，阖城俱为鱼鳖，将若之何？霍山神其欺我乎？”孟谈曰：“韩、魏献地，未必甘心，今日从兵，迫于势耳。臣请今夜潜出城外，说韩、魏之君，反攻智伯，方脱此患。”无恤曰：“兵围水困，虽插翅亦不能飞出也。”孟谈曰：“臣自有计，吾主不必忧虑，主公但令诸将多造船筏，利兵器，倘微天之幸，臣说得行，智伯之头，指日可取矣。”无恤许之。

孟谈知韩康子屯兵于东门，乃假扮智伯军士，于昏夜缒城而出，径奔韩家大寨，只说：“智元帅有机密事，差某面禀。”韩虎正坐帐中，使人召入。其时军中严急，凡进见之人，俱搜简干净，方才放进。张孟谈既与军士一般打扮，身边又无夹带，并不疑心。孟谈既见韩虎，乞屏左右，虎命从人闪开，叩其所以。孟谈曰：“某非军士，实乃赵氏之臣张孟谈也。吾主被围日久，亡在旦夕，恐一旦身死家灭，无由布其腹心，故特遣臣假作军士，夜潜至此，求见将军，有言相告。将军容臣进言，臣敢开口，如不然，臣请死于将军之前。”韩虎曰：“汝有话但说，有理则从。”孟谈曰：“昔日六卿和睦，同执晋政，自范氏、中行氏不得众心，自取覆灭，今存者，惟智、韩、魏、赵四家耳。智伯无故欲夺赵氏蔡皋狼之地，吾主念先世之遗，不忍遽割，未有得罪于智伯也。智伯自恃其强，纠合韩、魏欲攻灭赵氏，赵氏亡，则祸必次及于韩、魏矣。”韩虎沉吟未答。孟谈又曰：“今日韩、魏所以从智伯而攻赵者，指望城下之日，三分赵氏之地耳。夫韩、魏不尝割万家之邑，以献智伯乎？世传疆宇，彼尚垂涎而夺之，未闻韩、魏敢出一语相抗也，况他人之地哉？赵氏灭，则智氏益强。韩、魏能引今日之劳，与之争厚薄乎？即使今日三分赵地，能保智氏异日之不复请乎？将军请细思之！”韩虎曰：“子之意欲如何？”孟谈曰：“依臣愚见，莫若与吾主私和，反攻智伯，均之得地，而智氏之地多倍于赵，且以除异日之患，三君同心，世为唇齿，岂不美哉？”韩虎曰：“子言亦似有理，俟吾与魏家计议。子且去，三日后来取回复。”孟谈曰：“臣万死一生，此来非

同容易，军中耳目，难保不泄，愿留麾下三日，以待尊命。”韩虎使人密召段规，告以孟谈所言。段规受智伯之侮，怀恨未忘，遂深赞孟谈之谋。韩虎使孟谈与段规相见，段规留孟谈同幕而居，二人深相结纳。次日，段规奉韩虎之命，亲往魏桓子营中，密告以赵氏有人到军中讲话，如此恁般：“吾主不敢擅便，请将军裁决！”魏驹曰：“狂贼悖慢，吾亦恨之！但恐缚虎不成，反为所噬耳。”段规曰：“智伯不能相容，势所必然，与其悔于后日，不如断于今日。赵氏将亡，韩、魏存之，其德我必深，不犹愈于与凶人共事乎？”魏驹曰：“此事当熟思而行，不可造次。”段规辞去。

到第二日，智伯亲自行水，遂治酒于悬瓮山，邀请韩、魏二将军，同视水势。饮酒中间，智伯喜形于色，遥指著晋阳城，谓韩、魏曰：“城不没者，仅三版矣！吾今日始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。晋国之盛，表里山河，汾、浍、晋、绛，皆号巨川，以吾观之，水不足恃，适足速亡耳。”魏驹私以肘撑韩虎，韩虎蹙魏驹之足，二人相视，皆有惧色。须臾席散，辞别而去。絺疵谓智伯曰：“韩、魏二家必反矣！”智伯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絺疵曰：“臣未察其言，已观其色。主公与二家约，灭赵之日，三分其地，今赵城旦暮必破，二家无得地之喜，而有虑患之色，是以知其必反也。”智伯曰：“吾与二氏方欢然同事，彼何虑焉？”絺疵曰：“主公言水不足恃，适速其亡。夫晋水可以灌晋阳，汾水可以灌安邑，绛水可以灌平阳。主公言及晋阳之水，二君安得不虑乎？”至第三日，韩虎、魏驹亦移酒于智伯营中，答其昨日之情。智伯举觞未饮，谓韩、魏曰：“瑶素负直性，能吐不能茹。昨有人言，二位将军有中变之意，不知果否？”韩虎、魏驹齐声答曰：“元帅信乎？”智伯曰：“吾若信之，岂肯面询于将军哉？”韩虎曰：“闻赵氏大出金帛，欲离间吾三人，此必谗臣受赵氏之私，使元帅疑我二家，因而懈于攻围，庶几脱祸耳。”魏驹亦曰：“此言甚当。不然，城破在迩，谁不愿剖分其土地，乃舍此目前必获之利，而蹈不可测之祸乎？”智伯笑曰：“吾亦知二位必无此心，乃絺疵之过虑也。”韩虎曰：“元帅今日虽然不信，恐早晚复有言者，使吾两人忠心无以自明，宁不堕谗臣之计乎？”智伯以酒酹地曰：“今后彼此相猜，有如此酒！”虎、驹拱手称谢。是日饮酒倍欢，将晚而散，絺疵随后入见智伯曰：“主公奈何以臣之言，泄于二君耶？”智伯曰：“汝又何以知之？”絺疵曰：“适臣遇二君于辕门，二君端目视臣，已而疾走，彼谓臣已知其情，有惧臣之心，故遑遽如此。”智伯笑曰：“吾与二子酹酒为誓，各不相猜，子勿妄言，自伤和气。”絺疵退而叹曰：“智氏之命不长矣！”乃诈言暴得寒疾，求医治疗，遂逃奔秦国去讫。髯翁有诗咏絺疵云：

韩魏离心已见端，絺疵远识讵能瞒？

一朝托疾飘然去，明月清风到处安。

再说韩虎、魏驹从智伯营中归去，路上二君定计，与张孟谈歃血订约：“期于明日夜半，决堤泄水，你家只看水退为信，便引城内军士，杀将出来，共擒智伯。”孟谈领命入城，报知无恤。无恤大喜，暗暗传令，结束停当，等待接应。至期，韩虎、魏驹暗地使人袭杀守堤军士，于西面掘开水口，水从西决，反灌入智伯之寨。军中惊乱，一片声喊起，智伯从睡梦中惊醒起来，水已及于卧榻，衣被俱湿。还认道巡视疏虞，偶然堤漏，急唤左右快去救水塞堤。须臾，水势益大，却得智国、豫让率领水军，驾筏相迎，扶入舟中。回视本营，波涛滚滚，营垒俱陷，军粮器械，飘荡一空。营中军士尽从水中浮沉挣命。智伯正在凄惨，忽闻鼓声大震，韩、魏两家之兵各乘小舟，趁著水势杀来，将智家军乱砍，口中只叫：“拿智瑶来献者重赏！”智伯叹曰：“吾不信绌疵之言，果中其诈！”豫让曰：“事已急矣！主公可从山后逃匿，奔入秦邦请兵。臣当以死拒敌。”智伯从其言，遂与智国掉小舟转出山背，谁知赵襄子也料智伯逃奔秦国，却遣张孟谈从韩、魏二家追逐智军，自引一队伏于龙山之后，凑巧相遇，无恤亲缚智伯，数其罪斩之，智国投水溺死。豫让鼓励残兵，奋勇迎战，争奈寡不敌众，手下渐渐解散，及闻智伯已擒，遂变服逃往石室山中，智氏一军尽没。无恤查是日，正三月丙戌日也。天神所赐竹书，其言验矣。三家收兵在于一处，将各路坝闸，尽行拆毁，水复东行，归于晋川，晋阳城中之水，方才退尽。无恤安抚居民已毕，谓韩、魏曰：“某赖二公之力，保全残城，实出望外。然智伯虽死，其族尚存，斩草留根，终为后患。”韩、魏曰：“当尽灭其宗，以泄吾等之恨！”无恤即同韩、魏回至绛州，诬智氏以叛逆之罪，围其家，无论男女少长尽行屠戮。宗族俱尽。惟智果已出姓为辅氏，得免于难，到此方知果之先见矣。韩、魏所献地各自收回，又将智氏食邑，三分均分，无一民尺土，入于公家。此周贞定王十六年事也。

无恤论晋阳之功，左右皆推张孟谈为首，无恤独以高赫为第一。孟谈曰：“高赫在围城之中，不闻画一策，效一劳，而乃居首功，受上赏，臣窃不解。”无恤曰：“吾在厄困中，众俱慌错，惟高赫举动敬谨，不失君臣之礼。夫功在一时，礼垂万世，受上赏，不亦宜乎？”孟谈愧服。无恤感山神之灵，为之立祠于霍山，使原过世守其祀。又憾智伯不已，漆其头颅为溲便之器。豫让在石室山中，闻知其事，涕泣曰：“‘士为知己者死。’吾受智氏厚恩，今国亡族灭，辱及遗骸，吾偷生于世，何以为人？”乃更姓名，诈为囚徒服役者，挟利匕首，潜入赵氏内厕之中，欲候无恤如厕，乘间刺之。无恤到厕，忽然心动，使左右搜厕中，牵豫让出见无恤。无恤乃问曰：“子身藏利器，欲行刺于吾耶？”豫让正色答曰：“吾智氏亡

臣，欲为智伯报仇耳！”左右曰：“此人叛逆宜诛！”无恤止之曰：“智伯身死无后，而豫让欲为之报仇，真义士也！杀义士者不祥。”令放豫让还家。临去，复召问曰：“吾今纵子，能释前仇否？”豫让曰：“释臣者，主之私恩；报仇者，臣之大义。”左右曰：“此人无礼，纵之必为后患。”无恤曰：“吾已许之，可失信乎？今后但谨避之可耳。”即日归治晋阳，以避豫让之祸。

却说豫让回至家中，终日思报君仇，未能就计。其妻劝其再仕韩、魏，以求富贵。豫让怒，拂衣而出。思欲再入晋阳，恐其识认不便，乃削须去眉，漆其身，为癞子之状，乞丐于市中。妻往市跟寻，闻呼乞声，惊曰：“此吾夫之声也！”趋视，见豫让，曰：“其声似而其人非。”遂舍去。豫让嫌其声音尚在，复吞炭变为哑喉，再乞于市。妻虽闻声，亦不复讶。有友人素知豫让之志，见乞者行动，心疑为让，潜呼其名，果是也。乃邀至家中进饮食，谓曰：“子报仇之志决矣！然未得报之术也。以子之才，若诈投赵氏，必得重用，此时乘隙行事，唾手而得，何苦毁形灭性，以求济其事乎？”豫让谢曰：“吾既臣赵氏，而复行刺，是贰心也。今吾漆身吞炭，为智伯报仇，正欲使人臣怀贰心者，闻吾风而知愧耳！请与子诀，勿复相见。”遂奔晋阳城来，行乞如故，更无人识之者。

赵无恤在晋阳观智伯新渠，已成之业，不可复废，乃使人建桥于渠上，以便来往，名曰赤桥。赤乃火色，火能克水，因晋水之患，故以赤桥厌之。桥既成，无恤驾车出观。豫让预知无恤观桥，复怀利刃，诈为死人，伏于桥梁之下。无恤之车，将近赤桥，其马忽悲嘶却步，御者连鞭数策，亦不前进。张孟谈进曰：“臣闻‘良骥不陷其主’。今此马不渡赤桥，必有奸人藏伏，不可不察。”无恤停车，命左右搜简，回报：“桥下并无奸细，只有一死人僵卧。”无恤曰：“新筑桥梁，安得便有死尸？必豫让也。”命曳出视之，形容虽变，无恤尚能识认，骂曰：“吾前已曲法赦子，今又来谋刺，皇天岂佑汝哉！”命牵去斩之。豫让呼天而号，泪与血下。左右曰：“子畏死耶？”让曰：“某非畏死，痛某死之后，别无报仇之人耳！”无恤召回问曰：“子先事范氏，范氏为智伯所灭，子忍耻偷生，反事智伯，不为范氏报仇。今智伯之死，子独报之甚切，何也？”豫让曰：“夫君臣以义合。君待臣如手足，则臣待君如腹心；君待臣如犬马，则臣待君如路人。某向事范氏，止以众人相待，吾亦以众人报之。及事智伯，蒙其解衣推食，以国士相待，吾当以国士报之，岂可一例而观耶？”无恤曰：“子心如铁石不转，吾不复赦子矣！”遂解佩剑，责令自裁。豫让曰：“臣闻：‘忠臣不忧身之死，明主不掩人之义。’蒙君赦宥，于臣已足。今日臣岂望再活？但两计不成，愤无所泄，请君脱衣与臣击之，以寓报仇之意，臣死亦瞑目矣！”无恤怜其志，脱下锦袍，使左右递与豫让，让掣剑在手，怒目视

袍，如对无恤之状，三跃而三砍之，曰：“吾今可以报智伯于地下矣。”遂伏剑而死。至今此桥尚存，后人改名为豫让桥。无恤见豫让自刎，心甚悲之，即命收葬其尸。军士提起锦袍，呈与无恤，无恤视所砍之处，皆有鲜血点污，此乃精诚之所感也。无恤心中惊骇，自是染病，不知性命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